



2801  
48-5





門仁12  
號 2801  
卷48-5



大學或問

或問大學之道。吾子以為大人之學何也。曰：此對小子之學言之也。曰：敢問其為小子之學何也。曰：愚於序文已畧陳之。而古法之宜於今者，亦既輯而為書矣。

即今之小學書學者不可以不之考也。曰：吾聞君子務其遠

者大者，小人務其近者。小子方將語音御人以大

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學之書何也。朱子曰：小學

樣子。○問小學大學之別。曰：小學大學只是做人底事。小學是學事親事長。大學便就上面講究委曲。其所

大學或問

一  
道喜齋



矣。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陳氏曰。小學書綱領甚好。最切於日用。雖至大學之成。亦不外是。

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為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

而為大學之基本。或曰。放心者。或心起邪思妄念耳。聽邪言。目觀亂色。口談不道之言。以至手足動之。不以禮皆是。放也。收者。便於邪思妄念處。截斷不續耳。目言動皆然。此謂之收。既能收其放心。德性自然。養得不是。收放心外。又養箇德性也。

朱子曰。然。○西山真氏曰。德性謂得之於天者。仁義禮智信是也。德性在心。本皆全備。緣放縱其心。不知操存。是致賊害其性。若能收其放心。即是養其德性。

非也。及其長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玉溪盧氏曰。察夫義理。大學始事格。

致是也。措諸事業。大學終事。齊治平是也。是則學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

少去聲長所習之異。宜而有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殊。

非若古今之辨。義利之分。判然如薰蕕音猶冰炭之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也。薰香草。蕕臭草。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

以自盡乎洒上去聲掃去聲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附纂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俟其既長。而後進乎明德新

民。以止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為而不可哉。

曰。幼學之士。以子之言。而得循序漸進。以免於躐等

陵節之病。則誠幸矣。若其年之既長。而不及乎此者。



欲反從事於小學則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

成之患記學記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扞胡半反格胡客反勝平

聲人欲既發而後禁之則扞拒堅強而不勝也通考吳氏程曰扞格抵牾不相入也欲直從事

於大學則又恐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自達也則如

之何曰是其歲月之已逝者則固不可得而復扶又反下

追矣若其工夫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

補耶朱子曰古人於小學自能言便有教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歲來聖賢資質已自有二三

大學只出治光采而今都蹉過了不能更轉去做得只據而今地頭便割住立定脚跟做去栽種後來根

株填補前日欠缺如二十歲覺悟便從二十歲立定脚跟做去如三十歲覺悟亦然便年八九十歲覺悟

亦只據現定割住硬寨做去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

始而成終者也附纂黃氏洵饒曰此敬字貫動靜為小學者不由乎

此固無以涵養本原即前所謂收放心養德性而謹夫音扶下同洒掃

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此

亦無以開發聰明格致之事進德誠正脩業齊治而致夫

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

是為說焉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朱子曰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自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

下工夫雖做到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問大學首云明德却不曾說主敬莫是已見於小學否

日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却是帶補一敬字○北溪陳氏曰程子只說一箇主敬工夫何以補小學之缺蓋



主敬工夫可以收放心而立大本。大本既立，然後工夫循序而進，無往不通。大抵主敬之功貫始終，一動靜合內外。小學大學皆不可無也。○玉溪盧氏曰：敬者定志慮，攝精神，而存養本心之道。故為聖賢之始。終百倍其功，只在主敬篇首三言之綱領。朱子敬之一字，領明明德一句為篇首三言之綱領。朱子敬之一字，則又明明德之綱領也。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不患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其或摧頽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則其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者，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患其失之於前也。記禮運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

束也。會合也。物合其則也。如頭容宜合於直之類。束收斂也。如手容宜恭之類。顧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五蓋反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若徒歸咎於既往而所以補之於後者，又不能以自力，則吾見其扞格勤苦日有甚焉，而身心顛倒眩瞀。音二音迷惑終無以為致知力行之地矣。况欲有以及乎天下國家也哉。問人於己失學後須如此勉強奮勵方得。朱子曰：失時而後學必著如此攢補得前許多欠缺處。入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若不如是悠悠度日，一日不做得一日工夫，只見沒長進。如何要補前面。○今人不會做得小學工夫。一旦學大學，是以無下手處。今且當自持敬始，使端的純一靜專，然後能致知格物。敬字是徹頭徹尾工夫。自格物至平天下皆不外此。曰：然則



所謂敬者又若何而用力耶曰程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朱子曰主一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雜之無適只是不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時只著衣了此一件又做一件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今講學更須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講底義理無安著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底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為我有都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北溪陳氏曰主一是心只在此不二不三無適是心只在此不東不西主一無適只展轉相解釋要分明非主一外又別有無適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程子曰只整齊嚴肅之功也則心便一則無非僻之干矣○玉溪盧氏曰主一無適未易曉故又就事實上教入使只就眼前做工夫如正衣冠尊瞻視足容重手容恭之類皆是內外一致外面整齊嚴肅則內面便一內面才一則外面便無非僻之干至

份按朱子深取整齊嚴肅之說謂未有外面整齊嚴肅而內不惺惺者然却又謂整齊嚴肅固是敬然心若昏昧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為敬其說似乎相反愚謂心若昏昧不明外面雖強把捉豈得當整齊嚴肅之稱若真能整齊嚴肅則其心必常惺惺而不昏昧矣然則二說亦未始相反也

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上蔡

曰敬是常惺惺法○朱子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整齊嚴肅固是敬然心若昏昧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為敬○學問須是警省且如端嚴和尚每日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能如此○或問佛氏亦有此語曰其喚醒此心則同其為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爲異處在此○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今人心聳然在此尚無惰慢之氣况曰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陳氏曰是就地活若不在便死了心纔在這裏則萬理便森然於其中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祈寬問如何是主一和靖尹氏曰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致敬時其心收斂便著不



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朱子曰：心主這一事，不為他事攙亂，便是不容一物。○問：心收斂不容一物，這心都不著一物，便收斂他。上文云：今人入神祠，當那時，直是更著不得些子事，只有箇恭敬，此最見得親切。今人若能專一此心，便收斂緊密，都無些子空罅。若這事思量未了，又走做那邊去，心便成兩路。

**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問：程子謝氏尹氏所說敬處，朱子曰：譬如此屋四方皆入得，若從一方入到這裏，則那三方入處都在這裏了。○問：敬諸先生之說各不同，然總而言之，常令此心常存，是否？曰：其實只一般，若是敬時，自然主一無適，自然整齊嚴肅，自然常惺惺，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但程子整齊嚴肅與謝氏尹氏之說，又更分曉。○問：程子謝氏之說，謝氏尤切當。曰：如其所見，程子說得切當，整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惺惺，未有外面整齊嚴肅而內不惺惺者。人一時閒外面整齊，便一時惺惺，一時放寬了，便荒怠也。○新安陳氏曰：朱子深取整齊嚴肅之說者，蓋以有著實不

手處耳。○勿齋程氏曰：整齊嚴肅及收斂不容一物，皆敬之始也。主一無適及常惺惺者，皆敬之成也。主一無適者，敬之純常惺惺者，敬而明也。然主一亦有淺深，以初學言之，則欲主乎一以戒德言之，則所主者一。○黃氏曰：且將自家身心去體察，見得如何，是主一無適，如何是整齊嚴肅，如何是常惺惺，如何是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是四者皆以有所畏而然。朱子晚年言敬字之義，惟畏字近之，其意精矣。○西山真氏曰：持敬之道，合三先生之言而用之，曰：敬之所以為學力焉，然後內外交相養之功始備。曰：敬之所以為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為學之終也，奈何？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為始知小學之賴此以始。則夫音扶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為終者，可以一以



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

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新安陳氏曰：尊德性，持敬以涵養本

原也。道問學，窮格以開發聰明也。由是誠意正心，以脩其身，則所謂

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新安陳氏曰：先立其大者，持敬以誠其意正其

心也。小者不能奪，百體從心，君所令而身脩也。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

則所謂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

日而離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

要也哉。朱子曰：敬者，始終之要。未知則敬以知之已，知則敬以守之。若不敬，則其心顛倒昏昧而

不自知，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所守。○陳氏曰：心之為物，虛靈知覺，所以為一身之主宰也。

身無此以為之主宰，則四肢百體皆無所管攝矣。然所以為心者，又當由我有以主宰之。我若何而主宰之乎？所謂敬者是又一心之主宰也。○曰：然則此篇所謂在明明德，在

新民，在止於至善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曰：天

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

黃氏曰：天道是理，陰陽五行是氣。合而言之，氣即是理。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分而言之，理自為理，氣自

為氣。形而上者是也。○未有五行，只得喚做陰陽。既

有五行，則陰陽在五行之中矣。附纂黃氏洵饒曰：天

道指太極流行，指陰陽又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

陰。此是流行處。○蒙引：太極即天道動而生陽，靜而生

陰。一陽之謂道也。黃說固是，但太分截，有似乎天道

自天道流行，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

自流行耳。



份按語類云。理未嘗離乎氣。然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自形而上言。豈無先後。似宜全載。節齋蔡氏所謂先理後氣。乃是本此立說也。

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魂魄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是也。問必有是理。然後有是氣。是如何。朱子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氣之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卽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爲金木水火。理則爲仁義禮智。○理未嘗離乎氣。然豈無先後。理無形。氣便粗。有查滓。○就原頭定體上說。則未分五行時。只謂之陰陽。未分五性時。只謂之健順。及分而言之。則陽爲木火。陰爲金水。健爲仁禮。順爲智義。○問陰陽五行健順五常之性。曰。健是稟得那陽之氣。順是稟得那陰之氣。五常是稟得五行之理。人物皆稟得健順五常

份按傳曰。既生魄。陽曰魂。朱子曰。才有魄。便有魂。皆是以魄爲先。魂爲後。陳氏似倒說矣。

份按李氏此條。復見中庸天命之謂性節。愚謂或此或彼。宜去其一。庶不致重複。

之性。○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故人物之生。必本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北溪陳氏曰。人始於氣。感則得氣。爲先。既而體凝焉。則鬼次之。鬼主乎動。所以行乎此身之中。隨所貫而無不生者也。鬼主乎靜。所以實乎此身之中。隨所注而無不定者也。○節齋蔡氏曰。先有理後有氣者。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氣。之謂也。有則俱有。者。道卽器之謂也。蓋不分先後。則理氣不明。不合理氣。則判爲二物。如性之與情。未發已發。自有先後。固不可道。性情同時也。然情之本實。具於性。非先有此性。而後別生一情。是有此性。卽有此情也。○東窗李氏曰。天之運五行。其實陰陽而已。人之性五常。其實健順而已。仁之油然。生意不可遏。禮之粲然。明盛不可亂。健之爲也。義不拂乎可否之宜。智不昧乎是非之別。順之爲也。若夫信則體是理。而不易者。健也。循是理而不違者。順也。○玉溪盧氏曰。竟陽之靈。鬼陰



之靈五藏五行之質百骸萬物之象也真以理言而  
理不雜氣精以氣言而氣不離理妙者理氣之莫測  
合者理氣之無間凝則有是形而各一其性矣○周子之言見太極圖說然以其理而言  
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  
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先則者為物是  
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朱子曰以理言之則無不  
○人得其氣之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氣之  
偏故是理塞而無所通且如入頭圓象天足方象地  
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  
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  
反向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鳥之知  
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  
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所爭者此耳○論萬物之  
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

份按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  
其義見孟子生之謂性章

理絕不同方賦與萬物之初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  
理同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萬物已得之後  
雖有清濁純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  
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氣相近如知寒  
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  
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  
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新  
安倪氏曰理雖不雜乎氣而亦不離乎氣以不雜者  
言之則理同而氣異以不離者言之則得氣之正者  
理亦全得氣之偏者理亦不全矣朱子後一條與或  
問之說畧有不同者而亦未嘗不互相發也  
彼賤而為物者既格於形氣  
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唯人之生乃得其  
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為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  
洞徹萬理咸備北溪陳氏曰此八字只是再詳虛靈  
不昧以具衆理之意虛靈洞徹蓋理



份按物亦有性。故天命之性兼物言。蓋論萬物之一原而其理本同也。至言明德則物不能與者。明德從虛靈不昧說來。乃是合理與氣之謂。蓋已就氣異言之。此物之所以不得與人共也。

與氣合而有此妙用耳。非可專指氣如心。蓋其人亦有氣存。何故昏迷顛錯。無此虛靈洞徹耶。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而其所以可為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附纂黃氏洵饒曰。此一節言本性。附纂疏。愚謂然此人之所以獨謂之明德而物不得與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朱子曰。人雖皆是天地之正氣。但衰來衰去。便有昏明厚薄之異。蓋氣是有形之物。纔是有形之物。便自有美惡也。○問智愚賢不肖。是所稟之氣有清濁美惡之不同。不歸於所稟而歸於所賦。何邪。曰。賦如俗語云。分俵均數之意。○問有人聰明通曉。是稟氣之清矣。

份按語類又載胡泳問語云。物之塞得甚者。雖有那珠。如在深泥裏面。更取不出。語意極明。

然却所為過差。或流於小人之歸。又有為人賢而不甚聰明通曉。何也。曰。或問中所謂知愚賢不肖之殊。是也。蓋其所賦之質。便有此四樣。聰明曉了者。智也。而或不賢。便是稟賦中欠了清和溫恭之德。又有人極溫和而不甚曉事。便是賢而不智。為學便是要克化。教此等氣質。令恰好耳。○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理。但稟氣之清者。為聖為賢。此如寶珠在清冷水中。稟氣之濁者。為愚不肖。此如寶珠在濁水中。所謂明明德者。是就濁水中揩拭此珠也。物亦有是理。又如寶珠在至污處。然其所稟有些明處。就上面便自不昧。如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是也。○黃氏曰。美惡是有生之初便分了。非以性言。是以氣言。譬如玉之與石。則美惡固分。而玉之中又有美惡分焉。○格庵趙氏曰。通塞偏正。判人物之大分。而其清濁美惡。又就入中分別。附纂黃氏洵饒曰。此一段言氣質。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則其所



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况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平聲言也哉附纂黃氏洵饒曰此言入欲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為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

份按語類小註云因問者先引或問中至於久而後覺之語先生因及此

頃介音甲條然之頃也一有覺焉則即此空去聲隙之中而其本

體已洞然矣問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矣須是就這些覺處便致知充廣將

去朱子曰然如擊石之火只是些子纔引著便可以燎原若必欲等大覺了方去格物致知如何等得這般時節那箇覺是物格知至了大徹悟到恁地時事都了若是介然之覺一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入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復扶又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

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因其所發以

啓其明之之端也附纂黃氏洵饒曰此言知工夫繼之以誠意正心

修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



於身以致其明之之實也。

附纂黃氏洵饒曰此言行工夫即性分之固有職分

之當夫既有以啓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

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

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

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去聲之外也然其

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

向也俱為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

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

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污音烏苟

此言性分固有職分工夫即性分之固有職分

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為去聲之惻然而思有以救

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

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附纂黃氏洵饒曰即所謂恕使彼有是明

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上聲其舊染之

污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必至增益

之也玉溪盧氏曰非彼本無而我付畀之非彼本少而我增益之以其本體之明無不全也然

德之在己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

力之所為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

苟且而為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形甸反於日用



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則者法也天

下之理皆天實為之莫不有一定之法非人力所可增損故曰則○玉溪盧氏曰至善乃太極之異名而

明德之本體得之於天而有本然一定之則者至善之體乃吾心體統之太極見於日用之間而各有本然

一定之則者至善之用乃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

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去所

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

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

者雖或知之而亦鮮上聲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為大

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理雖粗上聲復而有不純已雖

粗克而有不盡且將無以盡夫音扶脩己治人之道故

必指是而言以為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

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

則其所以去上聲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

朱子曰至善只是極好處十分端正恰好無一毫不

是處無一毫不到處且如事君必當如舜之所以事

堯而後喚做敬治民必當如堯之所以治民而後喚

做仁不獨如此凡理皆有箇極好處○陳氏曰所謂

姑以至善目之者所以極形容其精微爾非謂精微

之不為善而借此以形容之也○又曰自其大者言

之如仁敬慈孝即君臣父子所當止之處自其小者

言之如足容重手容恭重與恭即手足所當止之處

視思明聽思聰聰與明大抵大學一篇之指總而言



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又不出乎此  
 三者此愚所以斷都玩然以為大學之綱領而無疑  
 也然自孟子沒而道學不得其傳世之君子各以其  
 意之所便者為學於是乃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  
 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者又有愛身獨善自謂足以  
 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略知二者之當務  
 顧乃安於小成女九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  
 所在者是皆不考乎此篇之過其能成已成物而不  
 謬者鮮矣宋子曰不務明其明德而以政教法度  
 為足以新民如管仲之徒便是自謂能

明其明德而不屑於新民如佛老便是畧知明德新  
 民而不求止於至善如王通便是看他於己分上亦  
 甚脩飾其論為治本末亦有條理甚有志於斯世只  
 是規模淺窄不曾就本原上著工便做不徹須是無  
 所不用其極方是古之聖賢明明德便欲無一毫私  
 欲新民便欲人於事事物物上皆是當也○王溪盧  
 氏曰成己謂明德成物謂新民不止至善故不謬者鮮○曰程子之改親為新  
 也何所據子之從之又何所考而必其然邪且以己  
 意輕改經文恐非傳新安倪氏曰春  
 秋穀梁傳云信字疑之義奈何  
 以傳信疑以傳疑此傳疑二字所本也曰若無所考而輒改之則誠若  
 吾子之譏矣今親民云者以文義推之則無理新民  
 云者以傳去聲文考之則有據程子於此其所以處上聲



之者亦已審矣。矧未嘗去上聲其本文而但曰某當作某是乃漢儒釋經不得已之變例而亦何害於傳疑邪若必以不改為是則世蓋有承誤踵之隴訛吾禾心知非是而故為穿鑿附會以求其說之必通者矣其侮聖言而誤後學也益甚亦何足取以為法邪○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何也曰此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夫音扶至善之所在則不

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去聲

下夫正鵠正音征 鵠音谷然不先有以知其正鵠之所在則

不能有以得其所當中者而中之也知止云者物格

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

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

皆有定理矣新安陳氏曰章句云知止則志有定向此云事物皆有定理合二說其義方備

能知所止則此心光明見得事物皆有定理而志方有定向語錄問知止而后有定註謂知之則志有定向或問謂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語似不同何也曰也只是一般○朱子文集答宋深之書所謂止乃萬物各有定理之謂要在格物窮理乃可知之知之不疑然後此心有定而可以應物

份按定字自當依章句就志有定向說若謂事物皆有定理恐當在知止內說乃所以定之故也朱子答宋深之書



語最分明。蒙引謂或問定理上方寸之間四字。便是志字。看法亦極精細。

非強過而力制之也。○蒙引或曰章句云志有定向。而或問曰皆有定理。又曰理既有定。改志為理不同。何也。曰一也。或問雖以理言。而上文則曰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方寸之間。非志而何。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七恭容聞音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平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問知止與能慮

先生昨以比易中深與幾。或問中却兼下極深研幾字。覺未穩。朱子曰。極深研幾是更審一審。當時下得未仔細。要之。只著得研幾字。○陳氏曰。物果格而無一理之不窮。無一見之不盡。則於天下之事。所謂至善所當止者。皆灼然有以知之矣。○理既有定。則心之所主。更無外慕。凡外物皆無以動之。而能靜矣。身

既能安則向者知所當止之事物。或接乎吾前。而吾從容以應之。自能精於慮而不錯亂矣。然既

真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固已不甚相遠。其間四節。

定靜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非如孔子

之志學。以至從心。孟子之善信。以至聖神。實有等級

之相懸。為終身經歷之次序也。朱子曰。如志學至從

階級。步却濶。知止至能得。只如志學至立。立至不惑。相似。定靜安大抵皆相類。只是就一級中間細分耳。

○某事當如此。某事當如彼。如君當仁。此是知止。事至物來。對著。胸中恰好。底道理。將這箇去應他。此是

得其○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明德新民。兩物而內



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誠知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則其進為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朱子曰知工夫先後次第則進為有序不忽近務遠處下窺高而其入道為不遠矣謂至道之近也○黃氏曰知所先後方是曉得為學之道未能遂得夫道也然既知其進為之序則有至之階矣故云去道不遠○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何也曰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朱子曰格物致知是求知其所止誠意正心脩身至平天下是求得其所以止物格知至是知所止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是得其所止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問明德之功果能若是不亦善乎然以堯舜之聖閨門之內或未盡化况謂天下之大能服堯舜之



化而各明其德乎。朱子曰：大學明明德於天下，只是且說箇規模如此。學者須有如此規模，不如此便是欠了。且如伊尹思匹夫不被其澤，如己推而納之溝中。伊尹也只大槩要恁地，又如何使得無一人不被其澤？又如說比屋可封，也須有一家半家不恁地者，只是見得自家規模自當如此。不如此，不得到做不去處，却無可奈何。規模自是著恁地工夫，便却用寸寸進，若無規模次第，只管去細碎處走，便入世之計功謀利處去。若有規模，而又無細密工夫，又只是一箇空規模，外極規模之大，內推至於事事物物處，莫不盡其工夫。此所以為聖賢之學。○新安陳氏曰：不言各格物致知者，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意也。親親長長，卽齊家之大者。附朱子文集李晦叔問自昔明明德於天下者，亦須由格物致知功夫次第曲折然後始能自明其德也。今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便能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格物致知之功，畧不煩於用力焉。豈不墮於不擇其本而直圖其末之弊？答曰：若欲正心誠意。

份按朱子答李晦叔書謂若欲正心誠意，須是格物致知。答王子合書謂使天下皆知此理而求止焉，是新民之事。則蒙引後一說為長。

須是格物致知。然若說道各格其物，各致其知，則似不成。言語只得如此說過。如云：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豈是刪了上四事耶？○蒙引：新安陳氏謂或問釋明明德於天下，只云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不可使知之故也。○一說：此說未是。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脩身，便包格致誠正。况庶人既不能格致，又安能誠正乎？或問只是舉此該彼為省文之計耳。且民不可使知者，聖人無可奈何之詞也。伊尹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覺謂悟道也。至於卒不可使知，則堯舜其猶病諸之意也。大學示人以明德新民之標的，固不宜先自為無可奈何之計也。故新民亦欲止於至善。此說更是。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



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脩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強上聲同以脩之亦不可得而脩矣。故欲修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而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為善去上聲惡或有未實則心為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音扶知則心之神明妙眾理而宰萬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間真妄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

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朱子曰神是恁地精彩。明是恁地光明。○道理

固本有用知方發得出來所以謂之妙眾理。妙猶言能運用眾理也。運用字有病故只下得妙字。○問宰是主宰之宰。宰制之宰。曰主便是宰。宰便是制。○問知如何宰物。曰無所知覺則不足以宰制萬物。要宰制他也須要知覺。○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物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騫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黃氏曰理是不動底物。不著妙字如何發得許多理出來。○陳氏曰致知言表裏洞然以心之內外而言。知不致則無以識是非善惡之真。將從何而趨從何而捨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三山陳氏曰欲意之誠而不始於致知則有善否未明而誤於所向者多矣。推之而至於



盡有所用力之辭。○玉溪盧氏曰：心之神明，即所得於天而虛靈不昧者也。心固具眾理而應事物，所以妙眾理而宰事物者，非心之神明乎？其表與裏洞然無不盡，則心之用與體無不明矣。神明字與虛靈字相為表裏。虛主理，言靈兼氣，言先言虛，後言靈，見心之體不離用，神兼氣，言明主理，言先言神，後言明，見心之用不離體。○新安陳氏曰：心本神明之物，知又心之所以神明者，惟神明所以妙也。附纂黃氏洵饒曰：表裏洞然，就知上說。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顯就物上說則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欲勉強以致之，亦不得而致矣。朱子曰：所當然之則，如君之仁，臣之敬，所以然之故，如君何故用仁，臣何故用敬，如君之所以仁，蓋君是箇主腦，百姓人民皆屬他管，他

自是用仁愛，非說是為君了，不得已以仁愛行之，自是合如此。若天使之然，又如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蓋父子本同一氣，只是一人之身，分成兩箇，其恩愛相屬，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其他大倫皆然，皆天理使之如此，豈容強為哉？○玉溪盧氏曰：粗也顯也，即事物當然之則也。精也隱也，即事物所以然之故也。○新安陳氏曰：所當然之則，理之實處，所以然之故，乃其上一層理之源頭也。附纂黃氏洵饒曰：精粗隱顯就物上說，附蒙引：凡物理皆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要得此二意俱到方是。○物猶事也，如為君是事，為君而仁，事之理也。格之者，自表而至裏，自粗而至精，於仁之理窮之，無所不盡也。舉其大畧，如為君者，必使天下之賢人君子各得其職，必使天下之羣黎百姓各得其所，必紀綱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無不備舉，又必有關雉麟趾之意，以行周官之法度，又如必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必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必有五畝之宅，百畝之田，雞豚狗彘之畜，庠序孝弟之教，又如凡為天



下國家有九經之類。凡此皆其所當然之則也。中間  
有表焉。有裏焉。有精焉。有粗焉。如所謂紀綱文章百  
畝田五畝宅之類。是自行於外者言之。表也。如所  
謂關雎麟趾之意。敬事而信之類。是自行於內者。本  
諸身者言之。所謂裏也。精則是其本根大本所在。所  
謂大德不踰閑者也。粗則是其末節細故所在。所謂  
小德出入可者也。行於外者。有精有粗。存於內者。亦  
有精有粗。其謂之所當然。而不容已者。何也。曰。但是  
當然。便是不容以不然。故謂之所當然。而不容已。如  
必使天下賢人君子各得其職者。不如是。則天下之  
事不可得而理。其可已乎。必使羣黎百姓各得其所  
者。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也。其可已乎。必綱紀文  
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者。徒善不足以為  
政也。其可已乎。必有關雎麟趾之意者。徒法不能以  
自行也。其可已乎。必敬事而信者。上不敬。則下慢。不  
信。則下疑也。必節用而愛人者。侈用。則傷財。傷財。必  
至於害民也。必使民以時者。不以時。則力本者不獲  
自盡也。必不侮鰥寡不虐無告者。苛矣。富人哀此。榮

獨也。必有百畝之田。然後數口之家。可以無飢。必有  
五畝之宅。然後五十者。可以衣帛。必有雞豚狗彘之  
畜。然後七十者。可以食肉。必有庠序孝弟之教。然後  
老者。不負戴於道路。如此之類。又豈容已乎。是之謂  
所當然。而不容已。○所以然而不可易。朱子曰。君之  
所以仁。蓋君是箇主腦。人民百姓皆屬他管。他自是  
用仁愛。非是說為君了。不得已。以仁愛行之。此則所  
謂天命之意。即為君者。所以當仁之故也。是統言之。  
者也。事事都要說到不可易處。方是上不敬。則下慢。  
不信。則下疑。則敬事而信之理。決在所不可易矣。既  
不可易。則是天實使為之也。欲數口之無飢。老者之  
衣帛。食肉。則是天實使為之也。百畝田。雞豚狗彘之制。  
決不可易。亦是天實使為之也。然究其所謂天實使為之者。  
即天命之性之仁。所為也。只此便可見天體物而不  
遺。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且。及爾游衍。及所謂  
天之明命。其全體大用。無時而不發。見流行於日用  
之間者也。他如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以至事事物  
物。皆當以此類求之。只是一箇所當然。一箇所以然。



所當然者有表裏精粗所以然者亦如之不可謂所  
當然者為表為粗所以然者為裏為精蓋在表在裏  
各有精有粗驗之事物則然小註之說不足盡憑也  
○凡言事理所以然之故蓋有自統體而言者亦有  
以逐事言者如論語五十而知天命註曰天命即天  
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此  
則自其統體者言如大學或問曰於凡天下之理皆  
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  
此所以然則事事物物皆有箇所以然也要之大學  
之格物則兼是二者如云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  
之類則逐事之所以然者在所格矣如云衆物之表  
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則統體之  
所以然者無不格矣蓋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非  
始格物時事乃後來物格時事也物格則與知至同  
時矣知至則知天矣故知天命當以全體者言若方  
格物時雖亦有得其所以然者然猶未全也未可便  
謂之知至未可便謂之知天命也但統論聖學全體則  
其知所以然處便是知天命也夢中有云四十而不

惑謂能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也五十而知天命則一  
理渾然泛應曲當之域矣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  
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何哉蓋物理悉聚  
於一心理之聚於心者謂之性總其綱曰仁義禮智  
而吾心之仁義禮智非出於人為也即天之元亨利  
貞之降於人者也故孩提無不知愛其親及長也無  
不知敬其兄見孺子入井自然怵惕之心生遇疇蹴  
之食自然羞惡之心生所以然者天也人能見得此  
意分明自然勉勉於善有不容已者矣故曰知至而  
后意誠知至則知天命矣○不可因論語言四十而  
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而分格物專為知所當然知至  
專為知其所以然也蓋格物時便當兼求其所以然  
然必至於知至時乃為能盡得其所以然也此有用  
功與成功之分逐事與全體之別此說庶幾為定論  
○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物同出一原故知其性則知  
天矣但得夫逐件之所以然亦自通融夫一本之所  
以然矣若以萬物各具一理為所當然者萬理同出  
一原為所以然者則未然也蓋各具一理一理處已



份按真西山謂知所當然是知性知所以然是知天非也蒙引之說足以正之

有所以然或問載朱子小註亦有此說○小學集解於題辭下引勉齋黃氏曰灑掃應對雖至小亦有所以然者也雖是逐件之性所以然其實所自出者同也故曰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也逐事之所所以然小德之川流者也全體之所以然大德之教化者也○一說凡事理之究極當然而不可易處即天實為之也便是天命如論語君子有三畏章集註曰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夫大人聖言於天命若無與也而今乃曰皆天命所當畏又曰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正謂其即天命所在也此可見天理之全體而著見於事物之節文此愚所謂逐事之所以然固出於天者也但有逐件全體之分必得其全體方為知至方為盡心方為知天命耳非謂前此全無得於其所以然者也孟子言知其性者即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也言盡其心者即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也一時事也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又曰知其性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音扶

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於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

極也

括蒼葉氏曰但能隨事觀理盡與理會卒之天下事物之理不惟知得一件兩件若隱若顯蓋

將無所不知矣一事一物之間不惟知得一分兩分若精若粗蓋將無所不知矣此大學之

條目聖賢相傳所以教人為學之次第至為纖悉然

漢魏以來諸儒之論未聞有及之者至唐韓子名愈字退

之乃能援以為說而見形旬反於原道之篇則庶幾其

有聞矣然其言極於正心誠意而無曰致知格物云

者則是不探其端而驟語其次亦未免於擇焉不精

語焉不詳之病矣何乃以是而議荀揚哉韓文集荀與揚也擇



大學大全 卷一  
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荀子各况字卿戰國時趙人也揚子名雄字子雲西漢成都人也各有所著之書今傳於世○朱子曰原道舉大學却不說格物致知蘇氏古史舉中庸不獲乎上却不說明善誠身這樣都是無頭學問○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何也曰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能一於理而無自欺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

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上聲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脩矣身無不脩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曰篇首之言明明德以新民為對則固專以自明為言矣後段於平天下者復扶又反以明明德言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何其言之不一而辨之不明邪曰篇首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以其賓主對待先後次第言之則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綱領也至此後段然後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以見形甸反夫音扶天下雖大而吾



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  
 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  
 無餘此又言之序也。陳氏曰天下事物無一之不格  
 幽明巨細有以洞灼其表裏其  
 知之至也瑩萬理於胸中是極其所真是而不可移  
 非極其所真非而不容易善極其本之所出來而無  
 不徹惡極其幾之所從起而無少遁物果格知果至  
 由是而往則意極其誠而無一念之或欺心極其正  
 而無一息之不存身極其脩而無一動之或偏矣此  
 書首三言固當無所不盡而所謂明明德者又通為  
 一篇之統體又曰體具於方寸之間萬物無所不備  
 而無一物能出乎是理之外用發於方寸之間萬事  
 無所不貫而無一理不行乎其事之中此心之所以  
 為妙○玉溪盧氏曰言明明德與新民對則大學之  
 體用猶二言明明德於天下則大學之體用非二矣  
 吾心之體即明德之虛而具眾理者也吾心之用即

明德之靈而應萬事者也能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則  
 知吾心之用無不貫矣能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則知  
 吾心之體無不該矣不析之而遠欲合之則有虛空  
 恍惚之病徒析之而不能合之則有支離破碎之病  
 必析之極其精然後合之盡其大此二句其義無窮  
 真西山嘗誦此而繼之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又繼  
 之曰吾道一以貫之其旨深矣附纂黃氏洵饒曰極  
 其精而不亂如一物一太極盡其大而無餘如體統  
 一太○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  
 未之有也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以身對天  
 下國家而言則身為本而天下國家為末以家對國  
 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去  
 聲



亦不容無等差楚宜反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

心而脩其身則本必亂而未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

上聲下同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

然之理也孟子所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蓋

亦本於此云三山陳氏曰脩身者自格物致知誠意

正心而積也不如是則身不可脩身之不脩則其本亂矣本之既亂如國家何事父母而不能孝事兄長而不能弟則是於其所厚者薄矣所厚者猶薄奚望其親天下

之親長天下之長哉○曰治國平天下者天子諸

侯之事也卿大夫以下蓋無與音焉今大學之教乃

例以明明德於天下為言豈不為思出其位犯非其

分去聲而何以得為如字已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

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豁呼

反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

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為雖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

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去聲內也

附纂黃氏洵饒曰故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無所不至之意又况大學

之教乃為天子之元子眾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音

子與國之俊選去聲而設是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

不可辭者則其所以素教而預養之者安得不以天



大學大全 卷之四  
下國家為已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為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循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去聲。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為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已事之所當然。而為之。則雖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為去聲已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為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力為馬。亦為去聲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號南軒。廣漢人。乃朱子同志。

之友。為已者無所為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問為已為人一條。朱子曰。這須要自看。如一日之間。小事大事。只道我合當做。便如此做。這便是無所為。如讀書。只道自家合當如此讀。合當如此理會。身已纔說。要人知。便是有所為。如世上人纔讀書。便安排這箇好做時文。此又為人之甚者。○如甲兵錢穀。邊豆有司。到當自家理會。便理會不是為別人。了理會。如割股廬墓。一是不忍其親之病。一是不忍其親之死。這都是為已者。若因要人知了去。恁地便是為人。○問割股事如何。曰。割股固自不是。若誠心為之。不求人知。亦庶幾。今有以此要譽者。○南軒此言。擴前聖所未發。而同於孟子性善養氣之功。  
○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者歟。



傳去聲後凡言傳文經傳之類皆同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

知其然也曰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

不能及也然以其無他左佐同驗且意其或出於古昔

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至於傳文或引曾子

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氏門

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蓋中庸之所謂明

善即格物致知之功其曰誠身即誠意正心脩身之

效也孟子之所謂知性者物格也盡心者知至也存

心養性脩身者誠意正心脩身也朱子曰知性者物格也物字對性字

盡心者知至也知字對心字○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性也吾心之所知無不盡盡心也其他如

謹獨之云不慊口篔口劫二反之說義利之分恆言之序新安

倪氏曰孟子云人有常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此常言之序也亦

無不脩武粉反又音泯合焉者故程子以為孔氏之遺書學

者之先務而論孟猶處上聲其次焉亦可見矣曰程子

之先是書而後論孟又且不及乎中庸何也曰是書

垂世立教之大典通為去聲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

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是以是

書之規模雖大然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



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孟之為去聲人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或先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書後論孟。蓋以其難易去聲下同。緩急言之。而非以聖人之言為有優劣也。至於中庸。則又聖門傳授極致之言。尤非後學之所易得。而聞者。故程子之教未遽及之。豈不又以為論孟既通。然後可以及此乎。蓋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貫會通而極。

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盡性也經綸大經。立教也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今之教者。乃或棄此不務。而反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虛空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平聲希矣。或問一章而下。以至三章之半。鄭本元在。沒世不忘之下。而程子乃以次於此。謂知之至也。之文子獨何以知其不然而遂以為傳之首章也。曰以經統傳。以傳



附經則其次第可知而二說之不然審矣○曰然則其曰克明德者何也曰此言文王能明其德也蓋人莫不知德之當明而欲明之然氣稟拘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是以雖欲明之而有不克也文王之心渾上然天理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矣然猶云爾者亦見其獨能明之而他人不能又以見夫音扶未能明者之不可不致其克之功也問克明德克能也或問中却作能致其克之之功又似克治之克如何朱子曰此克字雖訓能字然克字重是他人不能而文王獨能之若只作能明德語意便都弱了凡字有文義一般而聲響頓異如云克宅心克明德之類可見○人所以不能明其德者

何哉蓋氣偏而失之太剛則有所不克氣偏而失之太柔則有所不克聲色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貨利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不獨此耳凡有一毫之偏蔽得以害之則有所不克唯文王無氣稟物欲之偏蔽故能有以勝之而無疑○西山真氏曰明德人所同有其所以為聖愚之分者但以克明與不能明之異爾常人所以不能明者一則以氣稟昏弱之故二則以物欲蔽塞之故雖是蔽塞之餘若一旦悔悟欲自明其德亦無不可者患在自暴自棄而不肯為耳○格菴趙氏曰文王自誠而明者故其心渾然天理表裏澄瑩不待克之而自明若大賢而下曰顧諟天之未能如文王則不可無克之功矣

明命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形甸於日用之間陳氏曰於寂然不動之時



則合萬殊為一本而渾然之全體常昭融於方寸之間及感而遂通之際則散一本為萬殊而縱橫曲直莫非大用之所流行矣又曰天理本體常生生而無一息之已而其大用亦無一息不流行乎日用之間人惟不察於此是以汨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常目在之而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問如何是體如何是用朱子曰體與用不相離且如身是體要起行去便是用赤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只此一端體用便可見如喜怒哀樂是用所以喜怒哀樂是體○若見其參前倚衡此豈有物可見但凡人不知省察常行日用每與是德相忘亦不自知其有是也今所謂顧諟者只是心裏常常存著此理一出一言一行事皆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初豈實有一物之可見其形象邪○問成性存存道義出矣何如曰天之所命我之所得於己只是一箇道理人只要存得這些

在這裏才存得在這裏則事君必會忠事親必會孝見孺子入井則怵惕之心便發見穿窬之類則羞惡之心便發合恭敬處便自然會恭敬合辭遜處便自然會辭遜須要常存得此心則便見得此性發出底都是道理若不存得這些待做出那個會合道理○西山真氏曰成性者言天之與我者自有渾成之理如俗言見成渾淪之物是也我但當存之又存不令頃刻失之則天下之道義皆從此出道義如事君忠事親孝之類○玉溪盧氏曰天地之中太極是已天之命我此也我之明德此也謂之至善亦此也道者體義者用成性存存而道義出○曰克明峻德何也則明德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曰言堯能明其大德也朱子曰人之為德未嘗不明但人自有以昏之是以既不能明而又自陷於一物之小唯堯為能明其大德而無昏暗狹小之累是則所謂止於至善○玉溪盧氏曰能明其大德只是明明德到十分盡處非明德之外有峻德也○曰



是三者固皆自明之事也。然其言之亦有序乎。曰康誥通言明德而已。太甲則明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之未始不為天也。帝典則專言成德之事而極其大焉。其言之淺深亦略有序矣。問天未始不為人而人未始不為天何也。朱子曰只是言人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間莫不有當然之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是則便合天理。天人本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也。○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於天也。既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凡語言動作視聽皆天也。顧諟常要看得光明燦爛照在目前。○黃氏曰本文三引書乃斷章取義以明經文明明德之意。其言之序則自淺而深最為有用。克明德者汎言之曰顧諟則言明之之功。曰明命則言明德之故。次之曰峻德加一峻字則又見明德之極乃所謂止於至善者也。

或問盤之有銘何也。曰。此章或問文法如作義體。盤者常用之器。銘者自警之辭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有所怠忽而或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曰。然則沐浴之盤。而其所刻之辭如此何也。曰。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音烏又之也。一旦存養省悉察之功。真有以去上聲下同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



焉。附纂黃氏洵饒曰存養省察就德言則亦猶其疏。平聲淪。音藥澡。音早雪。而

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污也。附纂黃氏洵饒曰疏淪澡雪就身言然既

新矣。而所以新之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扶又反下

同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之功不繼。

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污也。故必因其已新

而日日新之。又日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

斷。間去聲斷徒玩反後凡二字相連者並同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為利欲

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

沐浴。使其疏淪澡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

不復為舊染之污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

正惟有得於此。故稱其德者有曰。不邇聲色。不殖承

反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有曰。從諫弗拂。音拂

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此皆足以

見其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敬曰躋。牋西反云者。則其

言愈約而意愈切矣。躋升也聖人能敬其德日愈升於高明也然本湯之

所以得此。又其學於伊尹。而有發焉。故伊尹自謂與

湯咸有一德。而於復。如字政太甲之初。復。扶又反下同以終

始。惟一時乃日新為丁寧之戒。蓋於是時太甲方且



自怨自艾音於桐處上仁遷義而歸是亦所謂苟日

新者故復推其嘗以告於湯者告之欲其日進乎此

無所間斷而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

矣宋子曰成湯工夫全在敬字上看來大段是箇脩

飭底人故當時人說他做工夫處如云以義以禮

不邇不殖等可見日新之功或問中所以詳載非說

道人不知亦欲學者經心耳格庵趙氏曰塵垢之

汚其害淺利欲之昏其害深塵垢之汚人知求以去

之而利欲之昏則不知所以去之唯聖人則以為德

之不可不新甚於身之不可不潔也但人之潔身也

既知疏淪淪雪以去前日塵垢之汚也然其潔之之

功不繼則塵垢復集將又如前日之汚故必日加疏

淪淪雪之功無少間斷而後其身常潔而不汚况欲

去利欲之昏而復本然之明則存養省察之力其可

一日而有間斷哉玉溪盧氏曰不邇聲色等八句

份按大金原本不載九杖帶履履鴈豆弓戈諸銘而於劍銘後註云銘凡十有四今摘其辭義之易知者於此今本既增載諸銘而劍銘後仍用舊註但改摘字為取字改易知者三字為全載之三字夫既全載諸銘又何必用此註且不載於諸銘俱完之後而乃懸之劍銘弓銘中間尤為不通又按几銘云皇皇惟敬口生嘏口戾口今於敬字下忽添口口生敬四字鴈豆銘戒之愾愾則逃二句愾字詭為驕進字詭為逸戶銘我杖之乎句杖字詭為杖先搖搖句上又脫必字牖銘隨天時地之財二句增之字以字弓銘廢與之行句詭為廢之行之無忘自過句詭為無忘

是敬之目聖敬日躋一句是敬之綱合而言之即顧諟明命之事也其後周之武王踐

阼存故反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曰尚父太公望呂氏詳見孟子離

婁上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

者凶問從字意朱子曰從順也敬便立起怠便放倒

義是箇體用須是將敬來做本領涵養得貫通時

纔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義便有敬敬便有義如居

仁便由義由義便居仁敬者守於此而勿失之謂義

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西山真氏曰武王之始踐

阼也訪丹書於太公可謂急於聞道者矣而太公望

所告不出敬與義之一言蓋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

善俱廢義則理為之主欲則物為之主上古聖人已

致謹於此矣武王聞之若湯之戒懼而銘之器物以



息過真可怪也。

以直內義以方外實自此發。退而於其几席觴豆刀劍戶牖莫不

銘焉。蓋聞湯之風而興起者。今其遺語尚幸頗見。旬

反於禮書。願治之君志學之士皆不可以莫之考。

也。張氏存中曰。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帝之道可得而見與。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師尚父奉書而入。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為戒書於席。四端為銘焉。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殷監不遠。視爾所代。几銘曰。皇皇惟敬。口口生敬。口口生听。口口戕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拔也。楹銘曰。母曰胡殘。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母曰胡傷。其害將長。杖銘曰。於乎危於

忿。寔於乎失道於嗜慾。於乎相忘於富貴。帶銘曰。火滅脩容。慎戒必共。共則壽。屨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驕。驕則逸。戶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技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倍與背同。銘凡十有四。今取其辭義之全載之於此。弓銘曰。屈伸之義。廢之行之。無忘息過。矛銘曰。造矛造矛。少聞弗忍。終身之羞。余一人所聞。以戒萬世。子孫曰。此言新民其引此何也。曰。此自其本而言之。蓋以是為自新之至。而新民之端也。○曰。康誥之言。作新民何也。曰。武王之封康叔也。以商之餘民。染紂汚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

困勉錄曰。自新之極。新民之極。各開說。如在明明德。在新民一例。但所以要自新者。則為新民之本也。不必謂必能新民。然後可自新。如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也。又曰。能新民。然後可自新。作實意。則不妨。○份按末節。或問云。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

大學大全 戒身 五



語類云自新新民而至於天命之改易可謂極矣。皆是以新命為自新新民之極也。而首節或問則云此自新之至。又語錄云明明德便要如湯之日新。新民便要如文王之其命維新。各求止於至善之地而後已。又將自新之極與新民之極各開說。與前二說不同。愚謂亦可兼用。蓋自新能如湯之日新。自新之極也。新民能如康誥之作新民。新民之極也。自新新民而能如文王之新命。自新新民之極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蒙引存疑俱云天命新可以見新民之極。民德新可以見自新之極。困勉錄不取最有見所謂自新之極。新民之極各開說。不必謂能新民。

方可曰自新是也。然淺說亦與蒙存同。困勉錄却謂淺說最明。何也。○謂自新為新民之本則可。謂新民為自新之極似未可。○自新之極明德之止至善也。新民之極新民之止至善也。如謂新民為自新之極。豈新民乃明德之止至善耶。

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蒙引按或問云武王之民染紉汙俗而失其心也。味此語意是不以為自新之民而與章句及陳氏小註反矣。又觀下文去惡遷善舍舊從新之句亦似不同。蓋或問是舊說。章句是後來所刪定。當以章句為正。章句於作字單解又曰自新之民而或問新字實帶上作字為義。又首章或問云新民云者以傳文考之則有據。此新民二字也。曰孔氏小序以康誥為成王周公之書而子以武王言之何也。曰此五峯胡氏之說也。胡氏名宏字仁仲建安人文定公安蓋嘗因而考之其曰朕弟寡兄云者國之子也。其說見皇王大紀。

皆為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他證亦多。小序之言不足深信。於此可見。然非此書大義所關。故不暇於致詳。當別為讀書者言之耳。○曰詩之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何也。曰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於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不變。新安陳氏曰此乃推本言之。詩無日新不變意。蓋承上文日新作新說來。附纂黃氏洵饒曰聖德日新言明德民亦不變言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君德既新則民德必新。民德既新則天命之新亦不旋日矣。問天之視



聽在民與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若有不同如何朱子曰天豈自有耳目以視聽只是自民之視聽便是天之視聽如帝命文王豈天諄諄然命之只是文王要恁地便是理合恁地便是帝命之也又曰若一件事民人皆以為是便是天以○曰所謂君子為是若民人皆歸往之便是天命也

無所不用其極者何也曰此結上文詩書之意也蓋

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民

之極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即至善之云也

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矣朱子曰觀上文三引

字總而結之則於自新新民皆欲用其極可知矣

或問此引玄鳥之詩何也曰此以民之止於邦畿而明

物之各有所止也○曰引綿蠻之詩而系以孔子之

言孔子何以有是言也曰此夫子說詩之辭也蓋曰

鳥於其欲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為萬物

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所止而止之乎其所以發

明人當知止之義亦深切矣○曰引文王之詩而繼

以君臣父子與國人交之所止何也曰此因聖人之

止以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以

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

所止之善不一故為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為



大學大全 五  
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為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為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但衆人類為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唯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新安陳氏曰。學者必先知所止。而後方得所止。聖人安於所止。則不待先知而後得也。故傳引此詩而

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使其連續光明。無少閒斷。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曰子之說詩。既以敬止之止為語助之辭。而於此書。又以為所止之義。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或姑借其辭。以明己意。未必皆取本文之義也。曰五者之目。詞約而義該矣。子之說。乃復扶又有所謂究其精微之蘊。而推類以通之者。何其言之衍而不



切邪曰舉其德之要而總名之則一言足矣一言謂一字如

仁字敬字之類論其所以為是一言者則其始終本末豈一

言之所能盡哉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則仁或流

於姑息敬或墮於阿諛孝或陷於而慈或敗子且其

為信亦未必不為尾生白公之為也莊子云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

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梁橋也○左傳哀

公十六年鄭人殺子木楚平王太子建也因遇讒出

奔而至鄭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楚令尹子西

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葉公曰葉音攝周仁

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

欲復行不顧道理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

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使處吳竟音境為白公

白楚邑也邑宰僭稱公請伐鄭子西許之未起師晉

人伐鄭楚救之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勝自厲

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

不告女音汝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

西不悅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

亂殺子西子期於朝又况傳之所陳姑以見形何物各有止之

凡例其於大倫之目猶且闕其二焉夫婦苟不推類

以通之則亦何以盡天下之理哉節齋蔡氏曰所謂

所以名若細推之如為人君止於仁固同一仁也然

仁亦何止一端生之育之固仁也刑之威之亦仁也

若執著其仁之一端不能隨處止其仁之所止安得

謂止於仁之至善為人臣止於敬固同一敬也然敬

亦何止一端鞠躬盡瘁固敬也陳善閉邪亦敬也若

執著其敬之一端不能隨處止其敬之所止安得謂

止於敬之至善為人子止於孝固同一孝也然孝亦

何止一端先意承志固孝也幾諫不違亦孝也若執



困勉錄曰或問以求之方得之之驗解後二節明德求之方則學脩是也新民求之方則在言外得之之驗則自恂慄以下至賢親樂利皆是也又曰或即以下親賢樂利為新民之方似亦可俟

大學  
著其孝之一端不能隨處止其孝之所止安得謂止於孝之至善以至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皆當如此而又推類以及其餘則凡天下之事無大無小雖千條萬緒皆有以知其所當止而無不止於至善矣附淺說經文所謂在止於至善者何謂也詩云緡云邦畿云云以此觀之可見物各有所止也詩云緡蠻云云以此觀之可見人當知所止也然人之所當止者果何在乎詩云穆穆云云文王所止之仁敬孝慈信即至善之所在而吾人之所當止者以此而體之於已則為明明德之止於至善以此而推之於人則為新民之止於至善○曰復反引淇澳之詩何也曰上言止於至善之理備矣然其所以求之之方與其得之之驗則未之及故又引此詩以發明之也附纂黃氏洵饒曰求之之方言切磋琢磨得之之驗言盛德至善夫音扶扶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

再詳之。

於學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脩於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

即講學之事固執即脩身之事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朱善擇

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既學而猶慮其未至則復講習討論以求之猶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切是切得一箇璞在這裏似亦可矣又磋之使至於滑澤這是治骨角者之至善也既脩而又慮其未至則又省察克治以終之猶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琢是琢得一箇璞在這裏似亦得矣又磨之使至於精細這是治玉石者之至善也取此以喻君子之止於至善既格物以求知所止矣又日用力以求得其所止焉○陳氏曰切是窮究事物之理逐件分析有倫有序磋是講究到純熟處道理瑩徹所以如切而又磋琢是克去物欲之私使無瑕類磨是磨礪至那十分純粹處所以如琢而又磨○學是



份按自脩亦是求止之方。

大學大全 卷四

知止於至善所在自脩是止於至善所在○西山真氏曰如切如磋道學也主知而言如琢如磨自脩也主行而言言致知力行當並進也知到十分精處而行處有一分未密亦未得為至善須是知極其至行亦極其至方謂之至善附纂黃氏洵饒曰擇善固執言切磋琢磨 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粹雖萃反面盎背施於四體而為止於至善之驗也附纂黃氏洵饒曰至善之由言求之之力至善之驗言得之之驗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蓋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於是而

已矣。

問切磋琢磨是學者事而盛德至善乃指聖人言之何也朱子曰後面說得來大非聖人不能

此是連上文王文王於緝熙敬止說然聖人也不是捕手掉臂做到那處也須學始得如孔子所謂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從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此有甚緊要聖人却憂者何故惟其憂之所以為聖人所謂生而知之者便只是知得此而已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盛德至善言聖人事蓋渾然一理不可得而分者但以入言則曰德以理言則曰善又不為無辨矣曰切磋琢磨何以為學問自脩之別彼列反也曰骨角脉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去聲所謂始條理之事也玉石渾全堅確克角而琢磨之功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問切磋是始條理琢磨是終條理終條理較密否朱子曰始終條理都要密講貫而益講貫脩飭而益脩飭○問琢磨後更有瑟僩

大學大全 卷四

是



份按困勉錄云樂其樂利其利二句似當各兼教養說蒙引以二者俱屬養稍偏又云或問以含哺鼓腹耕田鑿井解樂利而愚謂二項各兼教養者蓋不有教化安能安其含哺鼓腹之樂享其耕田鑿井之利哉愚謂新民兼教養說而以教為主所謂不惟有

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者亦似尤重在化之上前王不忘節既言新民之止至善則樂利二句雖似說養一邊正未可遺却教字困勉錄所云良是

赫喧何故為終條理之事曰那不是做工夫處是成就後氣象自如此○新安陳氏曰此與論語引詩之意異此以比講學之先後難易又證之以孟子之始終條理以見二者之當兼盡而不可偏廢也附纂黃氏洵饒曰始條理者知之○曰引烈文之詩而言前王之沒世不忘何也曰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敷救育之恩也朱子曰如孔子仰文武之德是賢其賢成康以後思其恩而保其基緒便是親其親樂其樂者含哺浦故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上文之引淇澳以

明明德之得所止言之而發新民之端也此引烈文以新民之得所止言之而著明明德之效也朱子曰明明德而可以新民以見明明德之極功烈文因言非獨一時民不能忘而後世之民亦不能忘以見新民之極功○曰淇澳烈文二節鄭本元在誠意章後而程子置之卒章之中子獨何以知其不然而屬音燭下同之此也曰二家所繫文意不屬音燭故有不得而從者且以所謂道盛德至善沒世不忘者推之則知其當屬乎此也或問聽訟一章鄭本元在止於信之後正心修身之前



程子又進而寘之經文之下。此謂知之至也。之上。子不之從而寘之於此。何也。曰。以傳之結語考之。則其為釋本末之義可知矣。以經之本文乘之。則其當屬音燭於此可見矣。二家二家鄭程之說有未安者。故不得而從也。曰。然則聽訟無訟於明德新民之義何所當去聲也。曰。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於衆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蓋已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明效也。

本字指明德或不能然明而欲區區於分爭辯訟之間。以陳氏曰求新民之效。其亦末矣。此傳者釋經之意也。聽訟末

也明德本也不能明己之德而專以智能決訟者抑末矣曰。然則其不論夫終始者何也。曰。古人釋經取其大略。未必如是之屑屑也。且此章之下有關文焉。又安知其非本有而并失之也邪。

或問此謂知本。其一為聽訟章之結語。則聞命矣。其一鄭本元在經文之後。此謂知之至也。之前而程子以為衍文。何也。曰。以其復音出而他無所繫也。曰。此謂



知之至也。鄭本元隨。此謂知本繫於經文之後而下屬。音燭誠意之前。程子則去上聲其上句之複而附此句於聽訟。知本之章以屬明德之上。是必皆有說矣。子獨何據以知其皆不盡然而有所取舍。上聲於其間邪。曰此無以他求為也。考之經文初無再論知本知至之云者。則知屬之經後者之不然矣。觀於聽訟之章。既以知本結之。而其中間又無知至之說。則知再結聽訟者之不然矣。且其下文所屬明德之章。自當為傳文之首。又安得以此而先之乎。故愚於此皆有

所不能無疑者。獨程子上句之所刪。鄭氏下文之所屬。則以經傳之次求之。而有合焉。是以不得而異也。曰然則子何以知其為釋知至之結語。而又知其上之當有關文也。曰以文義與下文推之。而知其釋知至也。以句法推之。而知其為結語也。以傳之例推之。而知其有關文也。○曰此經之序。自誠意以下。其義明而傳悉矣。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字義不明。而傳復扶又反闕焉。且為最初用力之地。而無復上文語緒之可尋也。子乃自謂取程子之意以補之。則程子



之言何以見其必合於經意而子之言又似不盡出於程子何邪曰或問於程子曰學何為而可以有覺也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於久而後有覺爾書所謂思曰睿睿作聖見周書洪範篇董子所謂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正謂此也漢書董仲舒廣川人以賢良對策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為也哉朱子曰能致知則思自然明至於久而後有覺是積累之多自有箇覺悟時節○格庵趙氏曰知是識其所當然覺是悟其所以然○玉溪盧氏曰覺者知至之事思曰睿所以致知睿作聖則知至矣勉強學問所以致知聞見

博智益明則知至矣附纂或問忠信則可勉矣行之

而致知為難奈何程子曰誠敬固不可以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躡者苟無聖人之聰明睿智而徒欲勉焉以踐其行事之迹則亦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無不中去聲禮也哉惟其燭理之明物格知至乃能不待勉強而自樂音洛下同循理爾夫音扶下同人之性本無不善循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力為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



之而至則循理為樂。不循理為不樂。何苦而不循理。以害吾樂邪。知之樂昔嘗見有談虎傷人者。眾莫不聞。而其間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於虎者也。夫虎能傷人。人孰不知。然聞之有懼。有不懼者。知之有真有不真也。學者之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為至耳。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為。而猶或為之。則亦未嘗真知而已矣。朱子曰。今人有知不善之不當為。及象之殺入不可食。斷然終於不食。是真知之也。知不善不可為。而猶或為之。是特未能真知也。所以未能真知者。緣於道理上。只就外面理會。裏面却未理會得十分瑩淨。附錄黃氏洵饒曰。此一節論知先行後。

附語錄人各有箇知識。須是推致而極。其至不然。半上落下。終不濟事。須是真知。問固有人明得此理。而涵養未到。却為私意所奪。曰。只為明得不盡。若明得盡。私意自然留不得。若半青半黃。未能透徹。便是尚有渣滓。非所謂真知也。問。須是涵養到心體無不盡處。方善。不然。知之雖至。行之終恐不盡也。曰。只為知不至。今人行到五分。便是他只得五分見識。只識到那地位。譬諸穿窬。稍是箇人。便不肯做。蓋真知穿窬之不善也。此兩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後之意也。又有問進脩之術。何先者。程子曰。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



份按陳氏此說亦未可泥。豈讀書未有得時便不應接事物乎。

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彼列其是非或應接事物

而處上聲其當去聲否皆窮理也朱子曰格物之理所以致我之知而今且只

就事物上格去如讀書便就文字上格聽入說話便就說話上格接物便就接物上格精粗大小都要格

久後貫通粗底便是精小底便是大這便是理之一本處○陳氏曰事事物物固皆有理而聖賢書中又

見成理義所萃而皆事物之則也在初學者窮理工夫先且就聖賢言語實處為準則於幽閒靜一之中

虛心而詳觀隨章逐句一一實下講明工夫果實有得則是非邪正大分已明而胸中權度稍定然後次

而及於論古今人物以相參質則其褒貶去取方可有定論最其後也乃及於應接事物更相證訂則其

裁處剖決方中節而不至於差謬故以我之見有以照彼之情而歷練感觸處有以長吾之見內外交相

發將何所往而非吾窮格之益也程子之言其有序矣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

之耶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邪曰一物格而萬理

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

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朱子曰一

格物工夫次第也脫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也不循其序而遽責其全則為自罔但求粗曉而不期貫

通則為自畫○程子此語便是真實做工夫來不說格一件後便貫通也不說盡格得天下物理後方始

通只云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箇貫通處○問一理通則萬理通其說如何曰伊川嘗云雖顏子亦未到

此天下豈有一理通便解萬理皆通也須積累將去如顏子高明不過聞一知十亦是大段聰明了學問

却有漸無急迫之理○窮理者因其所知而及其所未知因其所已達而及其所未達人之良知本所

固有然不能窮理者只是足於已知已達而不能窮其未知未達故見得一截不會又見得一截此其所



份按此乃曾子之真積力久  
子貢之積學功至也。

以於理未精也。然仍須工夫。日日增加。今日既格得一物。明日又格得一物。工夫更不住地做。如左脚進得一步。右腳又進一步。右腳進得一步。左腳又進一步。自然貫通。○問無事時。見得是如此。臨事又做錯了。如何。只是斷置不明。所以格物便要開時。理會不是。要臨時。理會開時。看得道理。分曉。則事來時。斷置自易。格物只是理會。未理會得底。不是從頭都要理會。如水火入自是知其不可。踏何曾有錯去。踏水。火格物只是理會。當踏水火。與不當踏水火。臨事時。斷置教分曉。程子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亦是如此。○積習既多。自然脫然有貫通處。乃是零零碎碎。湊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醒悟。其始固須用力。及其得之也。又却不假用力。此箇事不可欲速。欲速則不達。須是慢慢做去。附纂黃氏洵饒曰。脫然有貫通處。即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子貢知上一貫。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朱子曰。一身之中。是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遜。

份按王氏謂右三條皆是要  
工夫多積。自能貫通覺悟。其

是非與視聽言動。皆所當理會。至夫萬物之榮悴。與夫動植。小大。這底是如何。使那底是如何。用車之可以行陸。舟可以行水。皆當理會。○玉溪盧氏曰。至豁然覺處。則一身之理。與夫萬物之理。通貫而為一矣。附纂黃氏洵饒曰。覺與悟一般。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知與悟不同。知用工。夫然後覺。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反後凡言積。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問知至若論極累者。音同。言如孟子。子未學。諸侯喪禮。與未詳。班爵之制。朱子曰。如何要一切。知得然。理會得已。多萬一有捕一件。差異底。事來也。識得他。被只是貫通便不通底。亦通將去。其舊亦有此疑。後看程子說。格物非欲窮盡天下之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方理會得。如十事已窮得八九。其一。二雖未窮。將來湊合。都自見得。○王氏曰。右三條皆要工夫多積。自能貫通覺悟。却自是三樣第一。是漸漸格。第二是合內外格。第三是不



說長是然分第一條是漸漸格第二是合內外格第三是不泛不漏格則非也蓋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者即所謂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皆理會也即所謂非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止窮一理便到此三條者皆漸漸格也皆合內外格也皆不泛不漏格也不可分而為三樣也

泛不漏格附語錄問格物當窮究萬物之理命歸一如何曰事事物物各自有理如何硬要捏合得只是才遇一事即就一事究竟其理少間多了自然會貫通如一案有許多器用逐一理會得少間便自見得都是案上合有底物事若是要看一件曉未得又去看一樣看那箇未了又看一樣到後一齊都曉不得如入讀書初未理會得却不去究心理會問他易如何便說中間說話與書甚處相類問他書如何便云與詩甚處相類一齊都沒理會所以程子說所謂窮理者非欲盡窮天下之理又非是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去聲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

份按語類云問程子言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累既久自當有脫然貫通處又言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理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一說如何曰既是教類推不是窮盡一事便云云愚謂此條若擱起處問語方能醒目

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朱子曰既是教人類推不是窮道理故忠可移於君又須盡得忠以至兄弟夫婦朋友從此推之無不盡窮始得○問程子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之說與中庸弗得弗措相發明否曰看來有一樣底若弗得弗措一向思量這箇少間便會擔閣了若謂窮一事不得便掉了別窮一事又輕忽了也不得程子為見學者有恁地底不得已說此話○問致之為言推而致之以至於盡也於窮不得處正當努力豈可遷延逃避別求一事邪曰這隨入之量非曰遷延逃避也蓋於此處既理會不得若專一守在這裏却轉昏了須著別窮一事又或可以因此而明彼也○問伊川說與延平李先生說如何曰這說自有一項難窮底事如造化禮樂度數等



卒急難曉只得且放生李先生說是窮理之要若平  
常遇事這一件理會未透又理會第二件第二件理  
會未得又理會第三件恁地終身不長進○問千蹊  
萬徑皆可以適國國是譬理之一原處不知從一事  
上便窮到一原處否曰也未解便至如此只要以類  
而推理固是一理然其間曲折甚多須是把這箇做  
樣子却從這裏推去始得且如事親固當盡其事之  
之道若得於親是如不得於親又當如何以此而  
推之於事君則知得於君是如不得於君又當如  
何推以事長亦是如此推去莫不皆然○萬物皆有  
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  
不一如為君須仁為臣須敬為子須孝為父須慈物  
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  
者也又曰近而一身之中遠而八荒之外微而一草  
一木之衆莫不各具此理如此四人在坐各有這箇  
道理某不用假借於公公不用求於某然雖各有這  
一道理又却同出於一箇理耳如排數器水相似這  
盂也是這樣水那盂也是這樣水各各滿足不待求



